

※ 文哲譯粹 ※

毛本《十三經注疏》的九篇序—— 新獲《名古屋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》書後

戶川芳郎* 著 廖明飛** 譯

學生時代研究室有一套殿版《十三經注疏》，我和其他幾個同學一樣，戲稱其為「殿軍版注疏」¹，可見當時對注疏比較疏遠。

記得那是一九五四年的初春，筆者剛升上大學部四年級，有位同學研究六朝詩文已經有一段時間，當開始會讀《儀禮·喪服》疏時，他花了幾千日元買到了一套毛本《十三經注疏》²，帶來給大家共賞。主持會讀的倉石武四郎老師³，見此毛本注疏，竟以「俗書」⁴論之。就在此時，由倉石老師講解，我首次瞭解到《十三經注

原文〈毛本『十三經注疏』の九篇序——『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』を手にして〉，《UP》第37號（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75年），頁22-28。本譯文得到中國國家留學基金、日本公益財團法人電通育英會的資助。

* 戶川芳郎，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名譽教授、二松學舍大學名譽教授。

** 廖明飛，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生。

¹ 譯注：「殿本」的「殿」故意歪解為「殿軍」，雖然談不上幽默，卻表示年輕人不願意直接接受傳統概念的叛逆心態。

² 譯注：據〈学問の思い出——戸川芳郎先生を囲んで〉一文，得知購入毛本《十三經注疏》者為石川忠久氏。參見《東方學創立六十五周年記念》座談會特集號（2014年5月），頁10。

³ 倉石武四郎（1897-1975），出生於新瀉縣高田市。1921年3月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支那文學科畢業，1922年4月進入京都大學大學院學習，師從狩野直喜。1928年3月至1930年8月，在北京留學，師從孫人和等學者。倉石先生在經學、語言學、文學等多方面都有專門研究，成果卓著。在中國大陸已出版的作品有《舊京書影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1年）、《日本中國學之發展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另有《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）。其他著作，也將陸續出版。

⁴ 譯注：顧千里〈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〉云：「南雍本，世稱十行本，蓋原出宋季建附音本，而元、明間所刻，正德以來，遞有脩補，小異大同耳。李元陽本、萬曆監本、毛晉本，則以十行

疏》成立的過程和版本的大概。

「俗」歸「俗」，毛氏汲古閣本《十三經注疏》流傳廣泛，因而從那以後，有許多機會寓目。例如，日中學院⁵圖書室藏有一部毛本注疏，應當是倉石老師在讀大學時的點讀本。其中，《左傳》的卷末，有朱筆題記云：

大正十年⁶十一月十三日巳牌，點了於菁莪書院⁷南窗之下。自始課七月初五，實閱月四而過，遂閱《左傳注疏》全六十卷。是朝，天晴風冷，庭前黃菊盛開，霜氣日以近焉。倉石武四郎記。

在繼承幕府時期藩侯藏書的各地公共圖書館、私人文庫，以及稍具規模的漢學家個人收藏中，往往都會看到一套以上的毛本注疏，連少數殘本都沒有的情況較為罕見。德川幕府初期，應該只是少數學者慎重使用當時非常珍貴的「閩本」和「北監本」《十三經注疏》；至化政⁸年間之後，則有阮元校刻的《重榮宋本十三經注疏》流傳到日本。在此時期之間，即相當於所謂江戶儒學興盛期的二百年間，印數眾多的毛本《十三經注疏》想必是當時儒者案頭常備之書。那些毛本注疏當時是多少錢購入？今日我們有《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》⁹（1967年3月）這種難

為之祖，而又轉轉相承，今於此三者不更區別，謂之俗注疏而已。」見〔清〕顧廣圻：《顧千里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，卷8，頁132。

⁵ 譯注：日中學院的前身為「倉石中國語講習會」，由倉石武四郎創辦於1951年。長期致力於漢語教學和推廣，以「學好中國話，為日中友好起橋樑作用」為職志。現在是公益財團法人日中友好會館的附屬專門學校。作者寫作本文時，學院在東京神田神保町的的內山書店大樓辦公。當時存放在日中學院的倉石先生舊藏書，今歸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。

⁶ 譯注：西元1921年。

⁷ 譯注：菁莪書院是鹽谷時敏（號青山，1855-1925）先生在東京小石川開設的私塾。在〈學問的回憶——圍繞倉石博士的座談會〉中，倉石先生回憶說：「上大學以後，在鹽谷青山先生的學堂上接觸到一些，可以算作朗讀吧……那個學堂叫作菁莪書院，我們作為塾生寄宿在那裏。整個學堂成一個斜面，老師住在較高的地方，教室在較低的地方。每到開講之日，我們就在學堂的一個房間裏按照年齡順序排成一列等著。」參見倉石武四郎著，榮新江等輯注：《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），頁247。此文原載《東方學》第40輯（1970年9月），頁155。

⁸ 譯注：日本年號文化、文政的合稱，相當於清嘉慶九年至道光十年。

⁹ 譯注：大庭脩《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》載錄《舶來書籍大意書 戌番外船》（寶曆四年）首本即著錄「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三部，各貳拾套貳百本，但無脫紙，右明崇禎年中汲古閣毛子晉藏版之書」。又《辰壹番唐船持渡商賣書物目錄並大意書》（寶曆十年）（大阪：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，1967年），頁279、366首本著錄「《十三經註疏》，壹部，十六套百六十本，

得的參考書，其中記載一次進口多套《十三經注疏》的情況，仔細閱讀該書，應該可以找到答案。現在未暇詳查，暫且推論，曾經流傳到日本的注疏版本中，數量最多的應當是汲古閣毛本。

眾所周知，汲古閣本《十三經注疏》的後印本沒有錢謙益(1582-1664)的序文。這套注疏的初版，始刊於明末崇禎元年(1628)，每年刻一經，歷經十三年畢工¹⁰。此書之首，冠有在士林享有重望的東林黨魁首錢謙益(牧齋)的序文。江蘇省常熟縣，以其地之山名而稱虞山，或稱古虞、海虞。當地的藏書家毛晉(1599-1659)，入於同鄉錢謙益的門下。從其師錢謙益絳雲樓未燒燬以前的藏書中，繼承了過半的宋、元版書，庋藏於汲古閣的藏書處目耕樓。毛氏藏書，據云達八萬四千冊之多。毛晉，字子晉，初名鳳苞，與其子表、辰，父子二代相繼，致力於蒐書和刻書。特別是精選善本加以影鈔的汲古閣影宋鈔本，頗可寶貴，《十三經注疏》、《十七史》之類的經史實用書的刊行，是毛氏在錢謙益的指導和援助之下完成的一大事業。

錢謙益晚節有虧，於明亡之際，淪為異族清朝之降臣，生前即已屢見褒貶評論。其相關事蹟，具詳吉川幸次郎氏〈錢謙益と東林〉¹¹(1959年10月)、〈錢謙益と清朝經學〉¹²(1965年3月)二文。錢氏歿後百餘年的乾隆三十四年(1769)，以錢氏著述中有不利滿清王朝統治的違礙文字，上諭充分利用世人對謙益貳臣無節的批評，將其所有論著一概黜為禁書¹³。自此以後，毛本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錢氏序文自

但脫紙二十張」。1984年6月氏著《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》(京都同朋舎出版)較前著有進一步的補充論述。中譯本為王勇等譯：《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》(杭州：杭州大學出版社，1998年)。

¹⁰ 譯注：根據各經卷末的篆文刊記，崇禎元年刻《周禮註疏》、《爾雅註疏》二經，至崇禎十二年刻《禮記註疏》，全經即已刊畢。

¹¹ 譯注：原載於《日本中國學會報》第11集(1959年10月)，後收入吉川幸次郎：《吉川幸次郎全集》(東京：筑摩書房，1970年)，卷16，頁11-35。

¹² 譯注：原載於《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》第9集(1965年)，後收入《吉川幸次郎全集》，頁55-135。

¹³ 譯注：《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》卷八三六「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丙辰」，上諭略云：「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，在前明時，身躋臚仕。及本朝定鼎之初，率先投順，洊陟列卿。大節有虧，實不足齒於人類。……今閱其所著《初學集》、《有學集》，荒誕背謬。其中詆謗本朝之處，不一而足。……錢謙益業已身死骨朽，姑免追究，但此等書籍，悖理犯義，豈可聽其流傳，必當早為銷燬。……」《大清歷朝實錄》(東京：大藏出版，1937年)第三十九帙。

然歸於絕跡¹⁴。是故，錢氏序文之有無，可據以得知毛本注疏印行之先後。

但是，禁令發出是在毛本刊行之後的一百三十年後，業已流入海外的書不在少數。筆者家藏的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也是冠有錢序的汲古閣本初版，經過朝鮮的改裝。大概是在乾隆上諭以前已經傳入朝鮮。從書誌學的角度來說，有錢序的初版毛本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並非就是早印本。宮內廳書陵部和國立公文書館（內閣文庫）¹⁵皆收藏冠有錢序的初版毛本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卻都是後印本，甚至均有字跡漫漶的地方。當是入清之後，繼續利用初版進行刷印的本子。

關於毛氏汲古閣本《十三經注疏》合刻的動機和經過，已經有原三七氏〈汲古閣刻板考稿〉¹⁶（1936年2月）和長澤規矩也氏〈汲古閣本注疏の序跋封面に就いて〉¹⁷（1937年12月）的詳盡論述。毛晉是在三次夢見「十三經十七史」的神諭之下，於崇禎改元之歲開始，每年各刻經史一部，這些經過見諸毛晉在所刻《十七史》前自撰的〈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〉一文，固屬眾所周知之事。近年，潘景鄭輯補的《汲古閣書跋》（1958年5月），蒐羅毛晉與毛表、毛辰父子的題跋，頗便利用。

在此，對迄今尚未有人討論過的毛本《十三經注疏》初印本的一兩個較大的特色，略做介紹。

日本傳存的注疏本，十之七八為毛本，至於毛本之初印本，則殊為罕見。如此罕見的初版初印本，其特徵有二：

其一，錢氏的序文及其他八氏之序文應該都齊備，總共九篇序文。

其二，〈詩譜序〉、〈序周禮廢興〉皆附入不缺。〈周易略例〉，除無窮會天淵文庫藏本的別冊附錄之外，原本是沒有的。

首先，關於九篇的序文。毛氏的原本《汲古閣校刻書目》¹⁸，收錄在其同鄉後學

¹⁴ 譯注：清嘉、道間安徽亳州人何天衢（號緩齋），輯刻《十三經注疏序錄》，大抵收錄注疏諸家序文，並及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各經之序，亦收錄毛本注疏錢謙益序文，題〈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三經注疏序〉。可見毛本注疏影響之大，而錢序之為人所重。

¹⁵ 譯注：《（改訂）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》（東京：內閣文庫，1971年），頁29著錄「《十三經注疏》明毛晉校 明崇禎刊（汲古閣）」。

¹⁶ 譯注：《東方學報（東京）》第6冊（1936年2月），頁495-497。

¹⁷ 譯注：《書誌學論考》，收入《長澤規矩也著作集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2年），卷1，頁40。

¹⁸ 譯注：顧湘刻《汲古閣校刻書目》前有小引云：「嘗於書肆中得舊抄《校刻書目》一冊，有毛子晉汲古閣朱印，審為毛氏原本。」又卷端題「隱湖 毛氏原本 / 同里後學顧湘校」。參見馮惠民等

顧湘校刻的《小石山房叢書》中。該書目「十三經注疏」條下，云：「《周易》九卷四百三十二葉《尚書》……《毛詩》……《春秋左傳》……《周禮》……《儀禮》……《禮記》……《公羊》……《穀梁》……《論語》……《孟子》……《爾雅》……《孝經》九卷八十二葉／共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葉外，總序九篇，約八十餘葉。」¹⁹「總序九篇」的記錄，可以知道序文篇數，但是現在未見有九序俱全的版本。筆者所見，最多的有八篇序文。今春出版的《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》（1975年3月）著錄其書云：

《十三經注疏》三百三十四卷 一百二十冊 明崇禎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虞山錢謙益 古婺張國維 德州盧世淮 小寒山陳函輝 西吳凌義渠 西山張能麟 漢中張鳳翮 古越蔣文運同序 古虞毛氏汲古閣刊本²⁰

現以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本所冠的八篇序文，依其裝訂次序排列，未添別一序文，並錄其他藏本序文情況，列表如下：

	題序者	題序名	「崇禎」年記	名大本	東文本	長澤本
①	錢謙益	新刻十三經注疏序	一二·一一·二三	①	①	①
②	張國維	重刻十三經註疏序	一三·正	②	②	②
③	盧世淮	贈毛子晉	無年月記	—	③	⑤
④	陳函輝	十三經注疏敘	一三·九·九	⑥	④	⑦
⑤	凌義渠	十三經註疏序	一四·三·上巳	⑤	—	⑥
⑥	張能麟	十三經注疏序	無年月記	—	—	—
⑦	張鳳翮	十三經注疏序	無年月記	④	⑤	④
⑧	蔣文運	重刻十三經序	一三·六·立秋	⑦	—	—
⑨	任 濬	十三經註疏序	一三·六·三	③	—	③

（①②等序號表示該本中之裝訂次序）

上表右欄，「名大本」是名古屋大學文學部藏，配備在中國文學研究室之一

選編：《明代書目題跋叢刊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上冊，頁867、868。陶湘編：《書目叢刊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《新世紀萬有文庫》本）有校點者竇水勇先生所撰〈本書說明〉，認為顧氏將《汲古閣校刻書目》「定為毛晉所編卻恐非事實，因為此目有《許慎說文解字十五卷》，注明『五百四十五葉』，毛晉在世時《說文》不會有此葉數」。

¹⁹ 譯注：馮惠民等選編：《明代書目題跋叢刊》，上冊，頁868。

²⁰ 譯注：《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》（名古屋：名古屋市教育委員會，1975年），頁3。

部，「東文本」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²¹。「長澤本」即前揭長澤規矩也氏論文所介紹之本。據此表可知，以名大本或長澤本的七序為基礎，加上蓬左文庫的八序，才能看到全部九篇序。因為張能麟序僅見於蓬左文庫本。

「名大本」曾於一九六一年七月，出現在京都彙文堂的舊書販賣目錄《冊府》十四上。該目著錄為「《十三經注疏》汲古閣刊原刊初印本十二帙一二〇冊 四〇、〇〇〇」，旁記云「有錢序、張序、任序、張序、凌序、陳序、蔣序 配補《孝經》一冊為後印本」。現在，名大附屬圖書館保存有從購入地到價格等詳細訊息的紀錄卡片。那年盛夏，筆者冒昧向名古屋大學的水谷真成、岡村繁兩先生請教，得知有關詳情。之後一九七三年九月，在名古屋大學文學部進行集中講義之際，得以親自目驗翻閱。當時利用來到名古屋的機會，順便也訪問了名古屋市蓬左文庫，偶然翻閱毛本《十三經注疏》卷首一卷，眼見八序之文，頗感驚訝，馬上複製了名大本沒有的兩篇序文。於是，那次就在名古屋一地，得以通讀全部九篇序文。

「東文本」原是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的藏書，後移交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收藏。該本是前田家尊經閣從東京本鄉的舊邸移置駒場時所散出。有五序的此本，前揭長澤規矩也、原三七兩氏的文章已經做過介紹。

至於九篇序文的具體內容，在此不一一贅述。關於錢氏之序，前揭吉川氏論文（〈錢謙益と清朝經學〉），幾乎對全文做了解說。這些序文，是了解明末清初之際，學者對漢、唐學術的認識及其水準的絕佳文獻。錢氏、張國維、任瀆分別都表述：毛鳳苞晉闡揚當時被當作「遺經」的經書之學，與毅宗（崇禎帝朱由檢）「反經正學」、「崇信表章」之至意²² 適相符合。詳情未及細檢，但正如陳函輝序云：

今聖主（毅宗）典學興文，頒《孝經》，考《周禮》，登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於講筵，申禮射、律曆於應制。

凌義渠也曾述及，並有「天子崇學，遠過唐、宋」的評價。與此同時，張能麟和任瀆等人有關經學史的敘述，展現出與清代經書解釋學興起前夕相稱的博綜和見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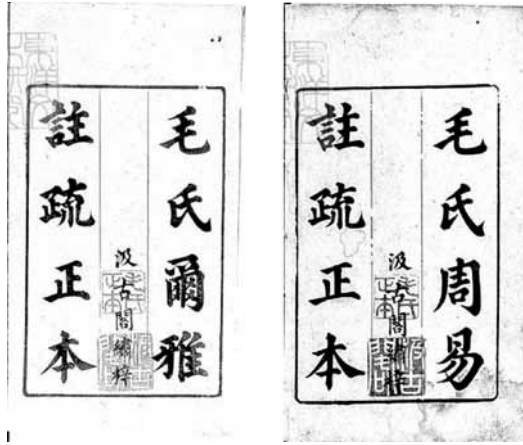
²¹ 譯注：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》（縮印版）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1年），頁1著錄「《十三經注疏》崇禎中古虞毛氏汲古閣刊本」。

²² 譯注：如錢謙益〈新刻十三經注疏序〉云：「《十三經注疏》，舊本多脫誤，國學本尤為踏駁。邇者儒臣奉旨讎正，而繆缺滋甚，不稱聖明所以崇信表章至意……天子廣廈細旃，穆然深思，特詔儒臣，是正遺經進御，誠以反經正學為救世之先務，亦猶二祖之志也。」參見〔清〕錢曾箋注，錢仲聯標校：《牧齋初學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卷28，頁850-852。

考慮到這九篇序文，於毛氏刊刻注疏的始末幾乎無所著墨，而以闡明學術之趨勢為主旨，我們更應該重視其內容。

此外，九篇序的撰者，各自都是有傳記流傳的官僚和當時操守堅定的士人。如陳函輝，當明、清鼎革之際，追隨福州唐王一起殉國，與錢謙益的變節截然相反，九人之中，半數以死殉明。一一詳述的話，為另一問題，非本文討論重點，在此從略。

回到書誌相關的情況。此汲古閣毛本注疏的初版本，雖然在現存傳本中較罕見，但偶爾會看到封面（扉頁）。如圖所示，各經卷首的封面分兩行大字題「毛氏□□（某經）／註疏正本」，中間下半部刻有「汲古閣繡梓」五小字。



「東文本」封面：《周易》和《爾雅》

所見蓬左文庫本、名大本、東文本，卷首一冊皆為序篇，獨立成冊。三者俱為初版初印之本，印面精美可喜。與名大本、東文本相較，蓬左文庫本印製時間似乎稍晚，板框可見磨損處。但用紙是最上等的白棉紙，裝幀精美，保存狀況之良好無有其匹。

序文作於崇禎十二年、十三年和十四年，應是序文寫成隨即付刻，隨著毛本注疏逐年刊刻累加而成。因此，不能認為序文越多的，印製時間越早。如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諸橋文庫藏毛本（有缺卷）²³，保存錢氏、張國維、陳函輝三序，則明顯帶

²³ 譯注：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編：《〈毛詩注疏〉存卷十一至二十》，《諸橋文庫目錄》（東京：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，1962年），頁43著錄「《十三經注疏》明毛晉校 汲古閣 崇禎十三

有後印的特徵。而後揭吉川氏舊藏京大本（無序）和天淵舊藏無窮會本（有二序）等，印面反而清麗。

毛本《十三經》原本的另一特徵，是《毛詩注疏》初版初印本存有〈詩譜序〉，後印本則闕如。吉川幸次郎氏《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說》（1943年1月）一文所舉「正義本」之「經注疏附釋音本」對毛本《毛詩注疏》有如下說明：「明崇禎三年，古虞毛氏汲古閣刊本。此本通常缺〈詩譜序〉疏，吉川所藏的初印本則有。」²⁴吉川氏的藏本，之後歸京都大學文學部，見載於《狩野文庫目錄》²⁵。此部序文全無，而各經首保存用白紙印的封面，體式如上述。此部也是初印本，印面之精美，可與同樣具備〈詩譜序〉及其疏的名大本或東文本相比肩。或許在乾隆上諭之後，捨棄卷首序篇一卷，因而得以在中國流傳下來。遺憾的是，後述的〈序周禮廢興〉則告闕如。一九七三年八月的暴雨，引發文學部書庫漏水，此京大本的部分曾遭水難。筆者彼時正好在京大，親眼目睹他們爲了修繕，將此部移置別處。又，存五序的東文本，有〈序周禮廢興〉而無〈詩譜序〉。

所謂〈序周禮廢興〉，是冠於《周禮注疏》之首的唐賈公彥序。毛本的後印本缺此序文，初印本則有。阮元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》引據的毛本，沒有〈詩譜序〉，加藤虎之亮（號天淵）氏認為也闕賈公彥此序。阮元據後印的毛本注疏，而批評毛本「魯魚亥豕之訛，觸處皆是，禁不可理」（阮元〈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凡例〉²⁶），不得不說是很不公正的評價。上述加藤氏窮畢生精力著成《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》（1957年10月），其〈引據各本書目解說〉「經注疏音義合刻本」下有「毛晉刻本」條，現將其鈔出如次：

崇禎中，毛晉刊于汲古閣。……元年刻《周禮》，年年刻諸經，至十二年，《十三經注疏》全部完成。據重校監本而刊，行款樣式，一沿襲之。校

(1640)」。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的前身即是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的一部分。

²⁴ 譯注：原載《東方學報（京都）》第13冊第2分（1943年1月），頁108，後收入《吉川幸次郎全集》，卷10，頁454。

²⁵ 譯注：《狩野文庫目錄》著錄「《十三經註疏》崇禎中毛氏汲古閣刊本」，參見京都大學文學部《圖書月報》別卷第5（1964年7月），頁2。

²⁶ 譯注：〔清〕阮元：〈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凡例〉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180冊，頁286。

正粗漏，焉馬之誤甚多，可惜也。然獨得金玉，亦不尠，似對校宋、元善本。……此書受世俗歡迎，覆刻不知幾板，然書賈徒射利，校字不慎，譌脫紕繆，隨刻隨多。阮校所據毛本，詫其為原刻，然與余藏本對校，知其為後刻。余本原刊初印，墨色漆黑，筆鋒如穎，卷頭冠錢、張二序。……²⁷

此加藤天淵所藏二序本，即存有錢謙益、張鳳翽二序的毛本初印本，今歸無窮會圖書館收藏，即見錄於《天淵文庫藏書目錄》²⁸者。該本《周易兼義》卷末的刊記一葉無斷裂磨損，具有〈詩譜序〉、〈序周禮廢興〉，如上引〈引據各本書目解說〉所述，保留最初印的面貌，實屬難得一見之珍品。正如「汲古閣影宋精鈔，古今絕作」（孫從添《藏書紀要》²⁹）的評價，從這些初版初印的毛氏汲古閣《十三經注疏》中，則可窺見其版刻技術之精湛。

²⁷ 譯註：加藤虎之亮：《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》（東京：無窮會，1957年），頁12。

²⁸ 譯註：《天淵文庫藏書目錄》（東京：無窮會，1964年），頁31著錄「《十三經註疏》汲古閣本崇禎一二」。

²⁹ 譯註：〔清〕孫從添：《藏書紀要》（北京：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00。

